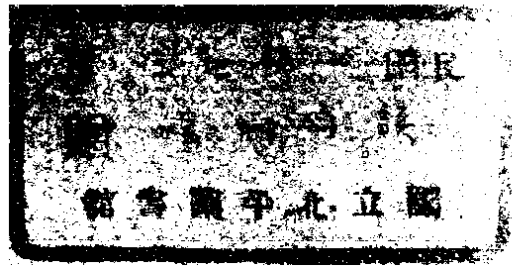


陝南旅京同鄉會與

邵主席論續修陝西省通志稿書

中華民國廿五年三月一日印



● 啓 事 ●

陝西同鄉公鑒：吾陝通志局所編續修陝西省通志稿，違背潮流，
，紕繆百出；實爲吾陝學術界最大污點。凡屬同鄉，莫不憤慨。
茲將本會與邵主席論此稿之書付印，分送傳觀。敬請
一致主張，澈底整理；以免見笑國人，無任感盼！

陝南旅京同鄉會啟 三月一日

地址：南京馬路街復成新村九號

邵主席鈞鑒：前承轉囑陝西通志局寄來續修陝西通志稿一冊，函，一百二十冊。觀其序例，知編纂者已從事十餘年。初以富，體例謹嚴，足資徵文考獻。孰意披覽一過，令人大失所望。其紕繆處，尤有難安緘默者！茲略陳於次：

清代康雍兩朝所修陝西通志，雖爲流俗所稱；實則蕪雜譴陋，未爲善本。亟宜取而補正，然後賡續。既欲先成續編，自應妥定限斷。查各省續志者，多訖至續修之時，所以承先啟後而通古今之郵也。此例不遵，則當別求最有意義之限斷而後可。夫宣統辛亥九月陝西起義，響應武漢而促民國之成立，於是結君主專制之局。民國十五年國民革命軍解西安之圍，於是結軍閥混亂之局。皆自然之限斷，而有最大之意



義者。續志者即不續至十五年，亦當訖於民國告成，始於事理相合。今觀續稿凡例，謂「始於乾隆，而終於宣統」，不知是何寓意？既斷至宣統矣，何以於辛亥起義略而不書，豈忘其事在宣統時耶？又觀名宦類楊調元傳大書曰：「宣統三年秋八月，武昌變作。九月朔，陝垣應之」。德銳傳大書曰：「辛亥亂作」。彭毓嵩傳大書曰：「辛亥九月，省垣變作」。是編者直以變亂目革命。其深惡痛絕之意，昭然若揭。遂致限斷不當，全稿多所牴牾。此其紕繆一也。

前志有紀事一門，採取歷朝有關陝西之大事。其詞雖畧，其例最善。續稿則僅記嘉咸同光四朝軍事及西巡本末，餘則略而不書。其書西巡事，尤連篇累牘，刺刺不休；貢諛之詞，令人齒冷。蓋編者有清人修清

史之隱衷存焉，而已忘其爲修陝西通志矣！夫明太祖生於元季，崛起草野，驅逐胡元，雪民族之積恥，復大漢之河山。雖歷代帝王煊赫之勳業，亦無能及之者。明史固當列之篇首，元史亦不能屏棄不書。史以徵實傳信，例應如是也。我總理作於清季，往來海內外，致力革命，正氣瀾漫，勃然飛騰。辛亥八月，黎元洪黃興諸先烈倡義於武漢。

九月朔，張鳳翽錢鼎萬炳南張雲山諸志士響應於關中。

關中起義，錢鼎實爲謀主。聯絡新軍中之

會黨首領萬炳南等，高舉義旗。臨時推張鳳翽爲正統領，錢鼎萬炳南爲副統領。錢萬二人早死。殊勳偉烈，人多忽之。張雲山時爲八都督之一，萬死後，始繼其位。錢鼎字定三，白河縣人。

於是陝南安康

朱鼎鏞張寶麟等起義於安康。誅清副將某，民心大悅。

西鄉

辛亥十一月，西鄉小學教員王舉之起義於五里壩，號其衆爲

保民團。克復縣城，遣使告捷於張鳳翽。清漢中鎮總兵江朝宗陝安兵備道黃誥等，檄洋縣民團及駐漢新軍進攻。十二月城陷。舉之與數百健兒同時遇害。

略陽

辛亥秋，

陝西會垣革命軍興，師範學生康秉熙、警官學生張謬等，開關回略陽，聯絡小西區團紳劉念祖等同起義。星夜率團丁入城，據嘉陵書院。時清遊擊沙某，回族也。知縣桂超，旗籍也。陽與商洽，陰結回民團練團書院。大肆屠殺，秉熙粉身而死。張謬及念祖等，拷掠慘酷。拘謬父廩生張俊彥。俊彥慷慨陳詞，曉以大義。超等愈怒，竟以站籠斃之。是役死者四十餘人，傷者五十餘人。漢中清吏鳳縣小學教員劉樂天等亦猶嘉獎超等，時已壬子正月矣。沔縣邑中志士組織英知縣志士起義，執武會響應革命。之義師紛起。雖其間勝負無常，往來喋血；或竟爲清

吏所制，功敗垂成。然卒以促成中華民國，開往古未有之新紀元。豐功偉績，邁乎明太祖而上之。揆之史例，自當大書特書。通志爲方域之史，豈可略而不陳？查編纂續稿者，或爲清室之顯宦，或爲革命初起時徘徊歧路之人，故視修陝志如修清史，不惜抹撥事實，違背潮流。此其紕繆二也。

尋凡例所言，頗知參酌時宜，擇善而從；增立類目，不拘舊例矣。然若祥異一類，本不應有。乃沿襲「五行」「災異」之迂說，而附會離奇之讖言。甚至援引鄉農夢囈，大張妖妄之風。類於巫覡，失之迷信。徒污篇簡，貽笑通人。此其紕繆三也。

新政一門，理應增立。乃分附舊有各類，語焉不詳。且附「巡警」於「兵制」，是不明其性質各殊，妄事牽連。附「實業」於「物產」，亦未翔實記載，莫明實業之真象。此其紕繆四也。

通志爲一方之史。詳其人文，始足爲徵文考獻之資。今觀人物列傳，多概括之語，少詳贍之事。大端多略，闕誤斯繁。例如「洋縣張勇，卒葬咸寧；」見王宏撰所作墓誌，而曰「咸寧人」。

人物無張勇傳有勇次子雲翼傳，書爲咸寧人。

藝文二云，張襄壯奏疏六卷，清咸寧張勇撰，是以勇爲咸寧人也。

「褒城王渠，卒於光緒三十二年，年七十

二」；見高賡恩所作墓誌，而曰「年六十餘卒」，且不詳其時代。已

覺疏忽矣。至於「碩德」「畸行」之耆宿，「學術」「文章」之名賢，「藝術」

「技能」之才士，尤貴徵實表彰，各適其分。而乃浮泛其詞，「但作計

薦考語體」，有如實齋章氏所譏。是尙足觀乎？又列傳附錄，謂「擇

學行政績卓爾不羣者，以身故在民國十九年者爲限」。然如城固康壽

桐，宰蜀著廉能聲。卒於宣統中。其子寶忠字心孚，號達宸，又號蝶

盒。章太炎先生之弟子。留學日本，學貫中西。贊助革命，有功黨國

。著膠居詩存，膠居雜記，膠居見聞錄，中國法制史，倫理學，社會

政策，殖民政策，等書，爲國內「名教授」。卒於民國八年。城固陳毅

字曉耘，號如是齋主。清季參新軍管帶李光輝軍事，使漢中反正。後爲第一屆國會參議員，護法廣東，與焦易堂尙鎮圭寶應昌諸公俱名列國民黨，而以勁節高風著。卒於民國十七年。渭南雷延壽字曼青。著有清諡法考，續清諡法考，歷代紀年表，清軍機大臣表金文類聚等書。亦卒於民國十七年。皆不愧爲吾陝之人望。又何爲遺之乎？復以吾陝各縣志乘相校。清代名賢，亦漏略甚衆。誠不知去取進退，據何標準？此其紕繆五也。

藝文著錄，宜定範圍。部次出入，貴有條理。今觀人物傳中所載之著述，已多遺漏；而藝文類並此亦未盡錄。其他闕略，更無論矣！輿地類既列康海武功志韓邦靖朝邑志王學謨續朝邑志雍正陝西通志。復別

立省府廳州縣志書一類，收康熙陝西通志及全省志乘。性質相同，分列兩處。是何義例乎？又新故之人，如李岳瑞著有荻茲堪攷古脞錄，

悔逸齋筆乘。宋伯魯著有甦紅詞。亦未載入。其採訪之疏，從可知矣。

最怪誕者，謂臨潼郭忠清

郭忠清即郭希仁，民國陝西教育廳長。辛亥起義時，供職陝西諮議局，與錢鼎結合。爲士紳界贊助革命最力者。

著有從戎紀略一書，詳述參加革命之經過。藝文類既不著錄，且書其廢棄之舊名，而稱之爲清人。是豈有意侮辱之乎？

三原陳濤

民國財政部稅則討論委員會

委員

渭南雷延壽

民國國務院僉事。

醴泉宋伯魯

民國第二屆國會議員。

長安薛寶辰

民國十五年卒。

韓城

吉同鈞

民國二十三年卒。

及現存之張鵬一爲清代人。是於同時之人，尙不能知。

豈堪辨章學術，爲向歆之業耶？無怪乎部次出入，雜亂而無條貫！

例如雜家類錄屈復南華通，道家類錄武侯祠墓志，紫柏山圖志等，可以知其無「目錄學」常識也。

此其紕繆六也。

革命之事，既所諱言。革命志士，亦不立傳。然文徵則載宋伯魯張鳳

崗墓誌銘，

張雲山字鳳崗。

詎非自亂其例？查清季革命健者：或當時殺身成仁，或其後隱居以沒。其奇節偉績度越張氏者，難以指數。存有傳狀碑誌者，亦不一而足。又何以不錄耶？且張鳳崗晚年之頹唐，有不忍言者，而獨載之。真正革命之豪傑，如張肇基等，亟應表彰，而反忽之。

其好惡誠與人殊矣！

張肇基字樂成，南鄭人。同盟會會員。辛亥武昌起義，肇基在山東烟台響應。任民軍副都督。民國二年，討袁之役，肇基任

前敵指揮。袁世凱下令通緝，乃亡命日本，爲總理所倚重。四年袁氏欲稱帝，總理任肇基爲陝西討袁軍第一師師長。五年肇基回漢中，運動討袁。事洩，呂調元令張鈞槍決於南鄭北教場。肇基從容就義。且云：「袁氏欲帝制自爲，人人皆欲誅之。余死固不足惜，然天下討袁者衆，國賊授首之期，亦不遠矣」。觀者莫不慨歎。其餘革命烈士甚多，難以備舉。

夫文徵之輯，要在甄錄有關文獻與夫國計民生之鴻篇鉅製。即吟詠性情之作，亦須採擇雅言。乃觀所錄，不乏率爾之詞，俗冗之作，酬應貢諛之篇，濫廁其間。是以蕪穢不堪，多所刺目。至如涇陽楊蕙

之地爲行星論，謂「地爲靜體，自古云然。西人謂爲行星繞日行與五星等，甚矣其惑也」。思想陳腐，識見幼稚，竟予採登。豈主編者亦同情楊氏，以其說爲然乎？此其紕繆七也。

凡例謂「輿圖根據光緒中繪送會典館陝圖舊式」，是明著爲清代地圖矣。然查第一冊之輿圖。第一幅爲陝西省輿地全圖，而分關中漢中榆林三道。清代寧有如是之區劃乎？大荔標府，而註同州於其上。安康標府，而註興安於其下。南鄭標府，而括註漢中於其上。膚施標府，而括註延安於其旁。此皆能令觀者迷蒙，莫名其妙。尤爲乖謬者，廳有鎮巴嵐皋。縣有橫山。清代人豈知此乎？又各縣分圖之地名，亦多錯誤！例如寧陝廳之四畝地，誤爲畝地。西鄉縣之筒車壩，誤爲筒東

壩，是也。其遺漏重要地名，更難枚舉。

如城固之天明寺，西鄉之饒風關，皆遺漏不載。

在昔測

繪不精，地理之學未顯。繪圖錯誤，尙可原諒。今當科學昌明之時，而續修省志，乃有如此不古不今之地圖。貽笑識者，爲吾陝莫大之恥辱。此其紕繆八也。

風俗一類，允當是崇，切戒虛妄。今乃採憲政調查報告及秦疆治略二書；而不知其言多失實，復有過情之詆毀。如云：「咸寧近來漸染浮囂習氣」。三原鄉間自遭兵燹，土地荒蕪，無力耕作。而城市益貪利務詐，婦女華飾倍前。演戲賭博，猶未知止。「蒲城殷實之家，豪強兼并，重利盤剝。蠶役地棍，訛詐欺凌，賭博酗酒之徒，所在皆有」。夫清代咸寧與長安同爲首縣，民情素稱淳厚。今於長安無貶詞，而以

浮囂斥咸寧。不知所謂浮囂者，究係何指？三原蒲城皆關中之大縣，人文最盛，古風猶存。而復醜詆之，至於難堪。是誠何心乎？又云：「城固士敦禮讓，恪守詩書。以故科第接踵，甲於漢郡；而正道未明，每入歧途」。「西鄉風俗頗稱刁悍。近來少年衣尙華麗，曳縞綉紉，視爲故常。而宵業生計，問者寡矣」。案城固爲漢中文風最盛之區。既敦禮讓而守詩書矣，復謂未明正道。然則禮讓之義，詩書之說，皆非正道乎？措詞之乖戾如斯，適證其信口雌黃，顛倒黑白也！西鄉在清代爲二等縣，迭經匪亂，元氣未復。較之大縣，方自慚樸陋。何有浮華之習？巴山老林接近川邊之客民，誠不無刁悍者。若以之概全縣，寧非厚誣？且西鄉民性，實較他縣爲柔懦。久處漢中者，類能言之。

。而謂之刁悍，則全陝將無良民矣！二書記載之虛妄如此。設非任情狂言，必係別具肺腑。而主編者竟視爲典要，徵引頗繁。誠不知何所憾於吾陝，而爲如是之詆譭！此其紕繆九也。

吾陝以秦嶺中亘，地質物產，顯有區別；北則，與黃河流域相同；南則，與長江流域不異。此稍具地理常識者，皆能言之。記載全省物產，豈可拘於管窺？今觀所記：木棉草棉，混而爲一。

物產貨屬云，木棉即常用之棉花，莖高二三尺。又註云，或謂今種者爲草棉。又有木棉爲木本，尙未見。案木棉係喬木，高十餘丈，爲熱帶植物。我國粵滇兩省有之。粵人名曰，英雄樹，陝西所種爲草棉。有中國棉種與美國棉種之別。蘭花蕙草，不知區分。案一箭一花者蘭，一箭數花者蕙，見羣芳譜。二種陝南各縣俱有。巖桂枇杷，

不著產地。木屬巖桂僅引詞源。果屬枇杷僅引本草綱目，均不著產地。蓋不知陝南有合抱之桂樹，且多枇杷也。女貞櫻樹，視爲稀

奇。貨屬云，櫻，漢中有之。木屬又云，出寧陝華陰。蓋不知陝南各縣俱有，且爲大樹也。木屬云，女貞出商南，而不知陝南各縣均有，非稀奇之樹也。梔子

祇列異名，

本屬引洋縣志云，海梅，高不盈尺，香氣襲人。案梅子茉莉竟有數色

。草屬引安塞縣紫茉莉。本屬引詞源謂茉莉一名素馨。其花色白，嘗茶。又引米脂縣志

素馨，據羣芳譜是二種，二也。安塞米脂縣之茉莉，一名草茉莉，一本，陝西無有，一也。茉莉，

。即粉豆子花。南方謂之宮粉花。三也。混而一之，可笑孰甚。牡丹不著其形狀，

藥劇僅云，牡丹生漢中。其形狀及入藥部份，均香稻獨稱乎西鄉。貨屬謂西鄉豐渠

未言及。且以吳牡丹當之。似未見洛陽花也。黃池有香稻。案

西鄉香稻甚少。而寧羌黃壩驛無怪乎侈談蛟龍，視為物產也！

之香穀米，則最為有名也。蛟龍長丈餘，似蛇而四足。形廣如楮，小頭細頸。頸有白嬰。胃前赭色，背上青斑，脊邊若

錦，尾有肉環。大者數圍。又引玉符云，龍形有九似，背有八十一鱗，聲如戛銅盤。口旁

有鬚髯，頰下有明珠，喉下有逆鱗。又引劇談錄云，唐咸通九年春，至於關中之皮貨

，華陰縣南十餘里，有龍移湫。案物產類有此，真匪夷所思矣。

，陝北之毛織，陝南之蠶絲，巴山之竹紙，巴山造紙廠清代有數

，批駁運至甘。行銷蘭州秦州一帶。入民國，因匪亂道梗，遂無種者。城固之薑

黃與柑橘，黃黃行銷漢口。柑橘行銷甘肅及西安等地。寧羌之柵綢與火柴，

葉可飼蠶。案清代劉統

勸之父榮官寧羌時，提倡柘蠶。由是柘綢行銷遠近，名曰劉公綢。至清季猶爲特產。火柴廠，清季設立，至今仍存。在清代產量均豐，名馳遐邇；更非編者所知，遂一例不載矣！餘如漢渭流域之棉花，分銷兩

路。漢江沿岸之棉，行銷川省。甘肅貨運之路線，先後變遷。初甘肅毛皮藥材等貨物，駝運經

漢中之略陽白水江而入川。再由長江運漢口。及京漢隴海兩鐵路通車，貨物多直走關中而集中三原。此路線變遷之大概也。漢江船貨之往來，今苦難易。清代漢江船運，載藥材木耳桐油漆汁柘皮變蛋等至漢口出售。購運洋廣雜貨行銷興安漢中兩府。獲利頗厚。今則航路多阻，往返有須數年者。商業坐是不振，而關閭亦因之凋敝不堪矣！

皆關繫民生至切，省志豈可不書？又若關中商賈之號

規嚴密，素爲他省所稱道。商人出外經營之商業：如「金箔」「典當」之

重於成都，「布店」「菸幫」之顯於漢口。諸如此類，亦於商業史上佔有

重要之位置，均闕畧不述。足徵主編者聞見狹隘，拘墟無新知識；故

抄錄詞源，徒充篇幅。詞源錯誤百出，指摘者衆矣。豈足爲依據乎？雜引羣書，略無系統。多貽

笑柄，有由來矣！此其紕繆十也。

紀事有平定□捻之標題。而各類中時有「□捻」，「□逆」，「□匪」，等名詞，不知何故隱諱？既隱諱矣，而紀事十一之按語，又曰：「髮捻二匪不克公然勾結」，則又直書無隱。文徵錄南鄭王筠城固陳海霖洋縣陳洪範三人之詩，均註「事蹟具人物本傳」，而人物列傳竟遺之。顯然矛盾，何以自解？又列女傳後，附節孝及殉難婦女，而不爲之區分。豈不明節孝與殉難，有判然不同者乎？至古蹟類，則採俗說而不考載籍。古蹟類據採訪冊謂漢紀信墓在南鄭縣東四十里柳林舖。前有輔德大王廟。案柳林舖在城固境內，有東漢太尉李固墓。王穆城固縣志明清一統志孫星衍校水經註均有記載。世俗屬之紀信，誤矣。又據石泉縣志，謂蜀漢劉封投魏，至饒風嶺，藏鼓中滾下。案陳壽蜀志劉封並未投魏。滾鼓之說，尤謬妄不足信，而竟採之。是無鑒別能力也。如此識見，誠堪浩歎矣！此其紕繆十一也。

各類序次州縣，先後並不一致。

又人物各類，均依州縣序次，而列女傳忽以州縣名標題，不知何故立異。

藝文著

錄書名，亦不以時代排列。人物九，已有城固高士鵬傳。人物十一，又重出焉。足徵分纂者，各自爲謀；未經整理，遽爾付印，雖云志稿，亦不應如此草率。此其紕繆十二也。

上來所舉，皆其最大之紕繆。凡所指摘，亦均舉例言之。若逐條糾誤，則不勝其繁矣。嗚呼！吾陝災荒迭乘，民力枯竭。修志十餘年，靡費當亦不貲。而所編纂者竟如此，吾人雖禱味，猶爲之痛心疾首！我公觀之，諒亦有同情之感也！謹抒管見，再陳四端：

一曰，整理續稿。續稿紕繆百出，非僅譌陋而已。而其偏重清代，抹殺革命事實，直爲不合潮流之作！我公黨國元勛，學通中外。昔年

講學關中，溥教澤於遐邇；今者主持陝政，爲人民所欽崇。倘令此等續稿流布：既無以慰三秦之望，復恐騰笑全國，爲我公盛名之累。爲今之計，似宜停止出售及分送外；並通令各縣士紳錢正錯誤，補苴闕漏。別延通人，澈底整理，期其精當。庶可盪滌瑕穢，而免爲人分謗焉。

二曰，重修通志。吾陝舊有通志，康熙本失之蕪雜，事多闕略。雍正本體例較勝，仍有缺憾。且以二本相校，互有詳略，均非完善之書。亟宜規定重修通志，而以康熙二志及整理之續稿爲材料。新訂體例以歸納之，博事採訪以補正之，期其盡善焉。則不獨爲吾陝之典冊，亦爲民國之名箸，豈不懿歟。

三曰，新定體例。志乘纂輯，不當泥古。紀載一省之故實，尤貴詳今。故如新興之政令，今有之事物；皆須例以義起，明其本原。且近代政治之革新，社會之演進，經濟之變遷，人事之複雜，日新而月異，決非古人所能想像，亦非舊志門類所能概括。蓋文化與時代俱進，乃必然之趨勢也。觀近人所作之首都志，其分門別類，一律從新；適符「因時立言」之旨，足資參考。復就吾陝古今之實際，折衷至當而新定體例；始可以明古今之情；而盡變通之道焉。大綱既立，次定取材：「疆域」「山川」，宜實地測量，不當徒據舊圖。「人文」「風俗」，宜分區博訪，不當僅取陳編。郡縣並重，毋存畛域之心；今古俱詳，勿貽偏闕之憾。分纂者，先就各類爲詳備之長編，再釐訂之而爲定稿。然

後總纂者通觀全體，審正以歸整齊，潤色以蘄雅飭。於以資從政者之考鏡，供治學者之參稽。斯副鉅製之名，而異率爾之作矣。

四曰，廣延專家。漢校遺書，以劉向任宏尹咸李柱國分任其事；唐修隋志，而于志寧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各盡所長，學分衆派，業有專精，非如此不克勝任也。省志者，史志之流，學人之業；豈可以備督文士率爾操觚哉！故夫總纂一職，宜延「通儒」；而各類分纂，胥惟「專家」是賴。例如通「史法」者志「人物」，精「校讎」者纂「藝文」，明「地理」者志「山川」，習「博物」者志「物產」。尤須有識通古今學貫中西之士，始能舉近世之政教典章，而明其原委，觀其會通焉。吾陝人文，固甚銷沈；然若不以「資歷」「年齒」「地域」爲限，而惟「才學」是尙。則

堪勝任者，諒不乏人；要在有以致之耳。又查續稿前列「採訪」十九人，而長安居其八。以舊道區言之，則關中十七，漢中二，而榆林無人焉。採訪如是不周，紀載何能翔實？欲求採訪周遍，莫若委全省縣長爲「主任採訪」，而定「採訪員」每縣二人。且以採訪之勤惰詳畧，列爲縣長考成。期以兩年，使抄錄「碑傳」，訪記「故實」，填送「表冊」。徵集豐富之資料，必成詳瞻之鉅製，此可斷言者也。

要之，通志之良否，關係吾陝之名譽，未可漠然視之。續稿寄到，同鄉觀之大譁。本會用是綜合衆意，而論列之如此；亦漢儒「實事求是」之意耳。如蒙

採擇施行，以彰文獻，全陝幸甚。特此奉達，敬頌

與邵主席論續修陝西省通志稿書

二二

勛祺。

陝南旅京同鄉會啟

三月一日

中華民國五十年三月廿日 收到



6

778010